

词学 史料学

王兆鹏 著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词 学 史 料 学

王 兆 鹏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学史料学/王兆鹏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ISBN 7-101-04049-7

I. 词… II. 王… III. 词(文学) - 文学研究 -
史料学 - 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7148 号

责任编辑 俞国林 舒琴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词学史料学

王兆鹏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6⁷/₈印张·388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34.00 元

ISBN 7-101-04049-7/I·530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总 序

傅璇琮

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于几年前即提出编辑《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起步并不太快。经过几年的准备,穆克宏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将在今年出版。如何使这套史料研究丛书能加快进行,以适应当前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需要,古典文学编辑室徐俊、顾青两位主任曾几次与我讨论,现经商议,确定由我担任丛书的主编,负责整体构思与组稿。作为中华书局总编,我也有责任把这一不算太小的文化工程承担起来,希望在以后几年内这套丛书能粗具规模。现在已经组约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马积高先生的《赋体文学史料》,湘潭师院中文系陶敏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还有带有学术史性质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其他尚在陆续联系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取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中华书局的这套书,定将会有不小的规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工程整体结构进行了解、分析和设计的问题。八十

年代中期,我曾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倪其心教授及已故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沈玉成研究员就此进行磋商,后即以《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为题,撰文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上刊载,表述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全面切实探讨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取得整体了解和认识,是进行宏观控制、微观审视的依据。有了整体结构观念便可更真切了解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在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各方面,有哪些成果和成就,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哪些方面应当突破和开拓,哪些门类可开辟新分支,等等,从而可以更科学地择定重点项目和课题。

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其具体内容,如:(一)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包括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二)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

上层结构范围较广,很难全面罗列,就现在想到的,大致有:(一)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文学流派的专题研究,以及文学通史、专史的撰著。(二)作品的批评鉴赏,包括古典文学各种方式的普及工作。(三)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服饰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四)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古今文学比较、同一主题创作的历史比较。(五)新分支学科的开辟,如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又

如搜集古典作家作品的图录、碑刻、手迹等文物,分析它们在作家创作、作品传播、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它们自身的特点,开辟一门古典文学的文物研究。(六)方法论的研究,包括传统的、现代的、一般的及具体方法的研究。(七)学科史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及古今杰出学者的研究。

从以上并不完全的叙述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内容是十分宏富的。基础实施与上层结构的结合,必更能发扬古典文学的精华,深入探索艺术规律,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当代创作,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自身的贡献。

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问题,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的基础实施,但应当说它是涵盖以上两方面的内容的。它的触及面可能还要广,举凡与作家作品有关的史书(如正史、别史、杂史等)、地理、各种体裁的笔记、社会民情的记载等等,都应有所述及。而且它还与其他一些学科有所交叉,特别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料检索学等,关系更为密切。古人说,六经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而且文学史料还应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我们的史料学研究不能只看古人,更应注视现实,及时反映新的成就。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增加研究和撰述的难度,但同时对于应用者来说,则是由此获得仅靠一己的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的众多、有效的资料。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二十一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

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文学史著作已是一个热点,不断产生。这些著作当各有其特点。我们想,我们这套史料丛书,将是各种体裁、各种观点的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不管写怎样的文学史,不管研究哪一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包括

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将参考这套史料书。我们抱着为研究者、教学者服务的态度,希望在学术工作中做一点真正有用的实际的工作。

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已经走在文学的前头。早在1962年,冯友兰先生就出版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书虽不到二十万字,却是建国以来文史哲类史料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概述了商周至民国初期的各类哲学史籍,语言明晰,条理清楚,而又评价得中,表现了一位哲学大师高深的学术造诣。嗣后有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刘建国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历史学方面,有陈高华、陈志超诸位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这是通史性质的。其他还有断代的史料学,如黄永年、贾宪保先生的《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冯尔康先生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张宪文先生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另外如谢国桢先生的《史料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翦伯赞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荣孟源先生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则是通论性的。比较起来,古典文学这方面的成果则较少。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两种,一是潘树广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史料学》(黄山书社,1992),一是徐有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这两本都是通论性质的,前者分“史源论”、“检索方法论”、“鉴别方法论”、“文学史料分论”(按文体分)、“编纂方法论”、“现代技术应用论”,后者分“文学史料类型”、“文学史料鉴定”、“文学史料整理”、“文学史料检索”。这样通论性的著述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想,为了使读者具体掌握文学史料,还是按时代、按作家作品系统地论述,较切实用,因此我们拟

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时代分(但不拘泥于某一朝代),一种是以文体分。既概括地叙述各种史料,以史料介绍为主,也可以从学术史角度,论述历代的治学思想和研究实绩(如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把史科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这将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治学路数。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治学路数必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

一九九六年六月

绪 论

词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以词为研究对象的“词学”，虽然在宋代就已存在，但直到 20 世纪才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词学”一词，在词学文献中，最早是出现在南宋初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三里：

宣和初，普州守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①

然而王氏所说的“词学”，是指才学、文彩，与研究词体的“词学”不是一回事^②。与词学研究相关的“词学”一语，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开始使用。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

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
荦路蓝缕之功。^③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也说：

近得（万树）《词律》一书，留情倚声，服其上下千载，有功
词学。固当以公瑾望之。^④

① 岳珍《碧鸡漫志校正》本，巴蜀书社 2000 年版，第 55—56 页。

②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有《词学科目》一则，《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载王氏撰有《词学指南》和《词学题苑》。然此处“词学”，是指贡举科目中的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和博学宏词科，与词学研究的“词学”无关。

③ 《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58 页。

④ 《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049 页。

这里所说和后来清人词话中屡屡使用的“词学”，已经与词体有了关系，但主要是指词的创作^①，与现代意义上的“词学”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

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超将毛先舒的《填词名解》、赖以邵的《填词图谱》、仲恒的《词韵》和王又华的《古今词论》汇编为《词学全书》。应该说此处的“词学”已包含有词学研究之意，因为查氏在《词学全书序》中说毛氏、仲氏、王氏诸家“词学之刻，厘辨精确”。所谓“厘辨”，就是指对词体、词谱、词韵等进行整理辨正。这正是词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徐鉉编成《词苑丛谈》，分类辑录历代词话，将词话的内容分成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等门类；嘉庆十年(1805)，冯金伯编《词苑萃编》，在徐氏的基础上增列“旨趣”、“指摘”二门，也都含有对词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进行分类的意思。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叙》说：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②

既寻源溯流，又分“词为五类”，这是从目录学的角度对词学进行分类。

嘉庆间，顾广圻(1766—1835)为秦恩复《词学丛书》所作的《词学丛书序》，更明确标举“词学”二字，并说：

① 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3页。

② 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807页。

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学，何独至于词而无之。其在宋元，如日之升，海内咸睹，夫人而知有是学也。明三百年，其晦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迨竹垞诸人出于前，樊榭一辈踵于后，则能讲求矣。然未尝揭学之一言以正告天下，若尚有明而未融者。此太史所大书特书，而亟亟不欲缓者欤？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①

“有词即有学”，已很接近现代的词研究了。

同治十二年(1873)，俞樾为《词律拾遗》作序说：

顾念词学之衰久矣，宋沈义父谓词中去声字尤要，入声可代平声，不可代上声，所论皆入微。而三百年来莫窥斯秘。至万氏出而规矩先民，张皇幽眇，为词家功臣。今徐君拾遗补阙，绳愆纠谬，又为万氏功臣，从此两书并行，用示词林正轨，俾后之论词者，知我朝词学之盛，直接两宋，亦犹经学之盛，直接两汉也。^②

此处“词学”，也包含着词学研究。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文学研究的“词学”，正式确立。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 1918)、徐敬修的《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 1925)、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 1926)、胡云翼的《词学 ABC》(上海世界书局 1930)、梁启勋

① 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三，道光十九年上海徐氏刊本。

② 徐本立《词律拾遗》卷首，同治十二年吴下刊本。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影印本《词律》，第 462 页。

的《词学》(京城印书局 1932)、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和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等以词学为名的专著先后问世,标志着“词学”的正式确立。梁启勋的《词学》一开篇就说:

“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餘调,一千六百七十餘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①

“词学”二字,虽然当时的学人觉得还有些“生硬”,但毕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词的研究与词的创作,在理论观念上已得到初步的区分。胡云翼的《词学 ABC》就公开宣称:“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

现代“词学”学科在确立之初,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理解上还不太一致。

梁启勋的《词学》,主要是研究词的体制和作法,其中也涉及到词的起源等问题。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分“作法”、“词律”、“词乐”和“专集选集总集”四章。吴梅的《词学通论》,主要是论词的平仄四声、韵部、音律、作法和词史流变。胡云翼的《词学 ABC》则主要研究词的特质、词体形成的过程、词的起源和词的发展史。综合当时各家词学著作来看,词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词的起源、体制、词韵、词律、词乐、作法、词史等问题。

1934 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词学研究之商榷》,首次明确地表述了词学研究的任务和词学研究的范围。他说:

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

^① 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京城印书局本。

“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之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

同时指出,用长短句的词体来“自抒其性灵抱负”,是“文人士之才情富艳者,皆优为之”事;而“归纳众制,以寻求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则是“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他进而在总结前人词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词学研究分为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图谱之学、声调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八个方面^①。这八个方面,虽然还不很科学全面,但毕竟初步揭示出词学研究的基本范围。

进入八十年代后,学者对词研究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思考。1981年,唐圭璋先生和金启华先生在《词学》第一辑上联合发表《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将唐宋以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概括为十个方面: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作和词学评论。在龙氏八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词的起源、词集版本、词集笺注和词作辑佚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此后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②,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来建构唐宋词研究的体系。并在《词学》一章中提出“今后词学研究”应予完成八个方面的工作:

- 一、评论唐宋各家词的论文集;
- 二、词人年谱、传记丛书;
- 三、汇集与研究唐宋音谱及词乐资料;
- 四、在清人《词律》、《词谱》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包括敦煌曲在

^① 参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上篇),《暨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内的《唐宋词调总谱》；

五、辑唐宋词论、词话，成《唐宋词论词评汇编》；

六、总结历代词学成果，作《词学史》；

七、历述词籍目录版本，作《唐宋词籍总目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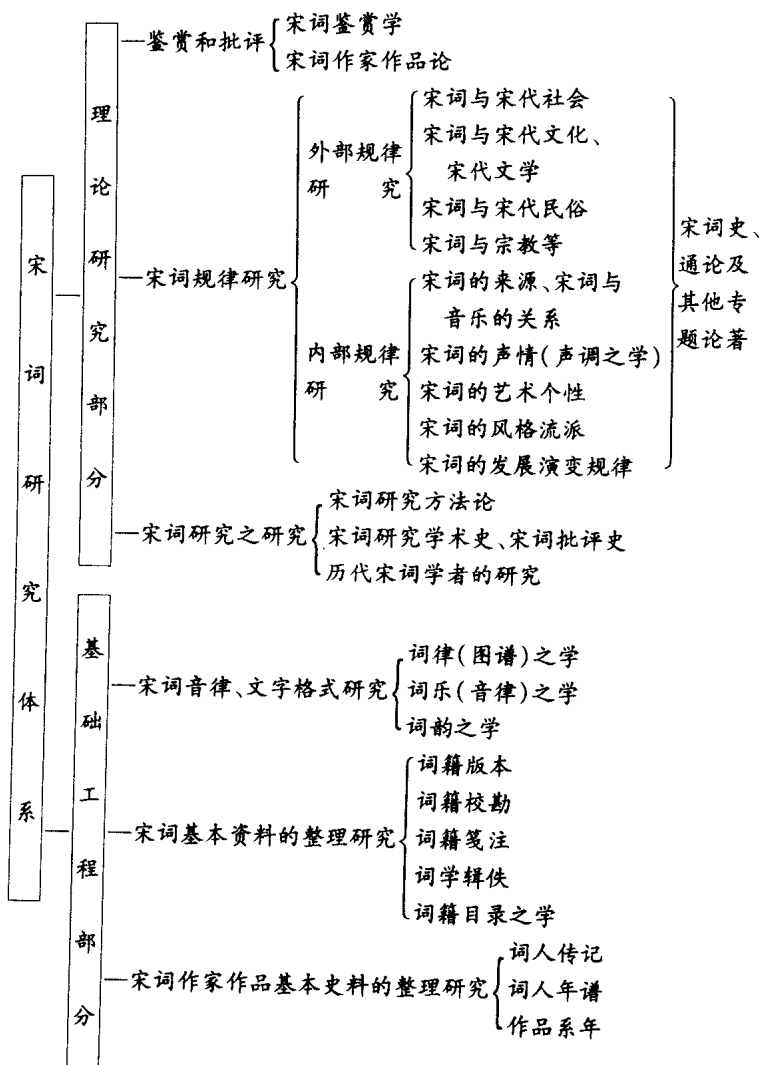
八、包举上述词家、词调、词籍条目，并对唐宋词的一些常用语辞作汇解的《唐宋词词典》。在此基础上再完成完备的词史。

这八大任务的提出，虽然主要是就唐宋词的研究而言，但对如何确定词学研究的范围，也是有启发性的。

不过，无论是八分法还是十分法，都还只是平面的罗列，未曾注意到各个方面的逻辑层次关系，还不是对词学研究体系的完整科学的建构。

为此，刘扬忠先生的《宋词研究之路》^①，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提出了宋词研究的科学体系。他将宋词研究分为基础工程研究和理论研究两大部分，各部分又分若干种类，图示如下：

^①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 页。



这一宋词研究体系比较完整科学^①,可沿用来建构整个词学研究的系统。

需要补充的是,因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有关词的传播、接受方面的研究,还未能纳入其中。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正如一般的商品需经生产、流通两个环节最终进入消费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注意创作过程,还应研究传播过程和接受过程。词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要注意研究词的接受和传播。

为简明起见,本书将词学研究的范围分为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史和词学史六个方面:

词体,是指词的体制形式方面的研究,包括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等。

词人,是对创作主体的综合研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词人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词人传记、年谱和作品系年等;二是对词人的理论研究,包括词人的人格个性、心态情感、艺术风格、成就地位等方面的研究。

词集,是对词作文本的基础研究,包括词集目录版本、辑佚辨伪、校勘笺注等。

词论,是对历代词话和相关词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整理研究。

词史,包括词创作的发展史、词作传播史和接受史。词作的发展史,是对历代词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群体流派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词的传播史是对词的传播方式、传播过程、传播观念及其对词创作、接受的影响的研究。词的接受史是对词作接受途径、接受心理以及词作价值、意义的涨落变化过程的研究。

^① 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也提出了“当代词学研究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看法与刘扬忠近似而略有补充,可参。

词学史,是对整个词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合研究,以展现词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评估词学研究的利病得失,促进词学研究健康规范地向前发展。

这六个方面,尚未能将词学的理论研究全部包含在内。词学的理论研究,是在基础研究之上的拓展与提升。基础研究的史料可以灵活运用来从事理论研究。故本书侧重介绍词学基础研究的史料。对于从事词学理论研究的理论资料,只能从略。

以下依次介绍词体、词人、词集和词论研究的史料。因词史和词学史的研究,古代没有系统的资料,只散见于各种词论资料之中,故不列专章介绍,只在词论中顺便作些说明。